

洗墨池文丛之二

古城墨池書院

高永南 著

海南出版社

古城墨池书院

高永南 著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城 墨池 书院/高永南著.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7. 11

(洗墨池文丛之二/赵绪清主编)

ISBN 978-7-5443-2312-3

I. 古… II. 高… III. ①澧县一中一校史②文化史—澧县

IV. G639.286.44 K29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0536 号

洗墨池文丛之二——古城 墨池 书院

责任编辑: 朱作霖

装帧设计: 田 劲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邮购: 0898-66830933

印刷: 常德市武陵区湘陵福利印刷厂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960mm×640mm 1/32

印张: 24.625

字数: 785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443-2312-3

全套定价: 70.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版、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刷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调换

目 录

序一	赵绪清	1
序二	余章贵	2
1 澧州古城墙纪略		4
2 延芳揽秀蜚云塔		8
3 多安桥 风雨沧桑 200 年		11
4 九澧名楼的诉说		14
5 来龙去脉话钦山		17
6 漫话澧县关庙		25
7 一叶已随流水去		29
8 古城·墨池·书院		32
9 石船		37
10 石龟		40
11 古墓·钱窖		42
12 关山纪行		45
13 后乐碑小记		53
14 三贤残碑发现记		55
15 白鹤井旧事		58
16 八丈坡·元青花		61
17 珍珠·珍宝		64
18 南明王印传奇		68
19 护城河边的窖藏		72
20 古币窖藏风波		74
21 花庙岗金银窖藏记		78
22 寻找梅瓶的发现者		80
23 军司马印之谜		84
24 古匾觅踪记		87
25 余家牌坊背后的故事		94
26 牌坊主人墓碑出土小记		101
27 皮氏牌坊摭谈		103
28 苦女碑的故事		107
29 也说“囊萤照读”		111
30 少年范仲淹洞庭湖滨寓居小考		114
31 贾似道知澧前后		117
32 郝希贤·霍希贤		125

33	松竹桥头的寻访	128
34	拔贡故居何处寻	136
35	紫砂花盆和它的主人	141
36	缅怀石公宪玉老校长	151
37	旧瓷笔筒的故事	160
38	初识粉彩瓷	162
39	病中觅“宝”记（上）	164
40	病中觅“宝”记（下）	167
41	我和老师读“墓志”	170
42	《元倪墓志》说屑	174
43	澧州志和它的修纂者们	177
44	青瓷·青花瓷	185
45	澧县博物馆三遭窃贼	187
46	跑日本	192
47	跑三斗坪	196
48	澧县大水·民国二十四年	200
49	多安桥被炸始末	203
50	毛里湖大火·1956	206
51	跟随父亲捕鱼	209
52	求符水	211
53	三副联语的故事	214
54	怀念刘清秀老师	216
55	彭山进香见老虎	218
56	四十年前农民工	220
57	“革命站”救火记	222
58	夜渡难忘	223
59	陈章武剪纸艺术欣赏 ——童谣系列	225
60	陈章武剪纸艺术欣赏 ——民间故事系列	227
61	陈章武剪纸艺术欣赏 ——农事系列	231
62	杜修岳老师二三事	234
跋		
	兰芷满汀洲	邱伯桃 236
	写在后面的话	240
附录		
	不生植物 还是不长庄稼	242
	尚一网“留言”	244

《古城·墨池·书院》 序一

澧州人有一个习惯：好讲古。盛夏，在大树下摆几张椅子，烧一三耳壶茶，一群半大孩子围着一位须眉皆白的老者，听《水浒》、《三国》或者《说岳》，神醉情迷，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常见的场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能够将澧州历史人物李博龙、刘大霞的故事讲得眉飞色舞、妙趣横生。有一个真实的笑话：一次有挑鱼苗的两师徒从余家台三叉埡经过，正好碰到大树下讲故事的老头讲到“曹操 80 万人马下江南”。挑鱼苗的师傅一听不对头，放下鱼苗挑子就说：错了！是 83 万人马下江南！两人互不买帐，争得面红耳赤。挑鱼苗的徒弟喊：师傅！你不再闪，鱼苗就死光了（鱼苗挑子必须不停闪动，水一静止鱼苗就会死）！师傅白了徒弟一眼：你懂什么！还有三万人马不生机呢！说明澧州人不但喜欢讲古，还较真。

只是后来搞起了市场经济，大家在钱眼里钻来钻去，讲古的人少了，较真的人就更少了。

不过也不尽然，也还有一部分人仍然喜欢讲古，而且较真。高永南就是其中一个。

高永南其实并不老，也就五十出头，精精瘦瘦，精精神神，谢顶，一看就满脑子古董。他年轻时就对澧州文脉情有独钟，凡事喜欢追根溯源，刨根问底。久之，就在这方面有了专长。在别人眼里毫无意义的砖头瓦块，他一看就能说出道道，而且言之成理，言之成文。不仅如此，他经常在双休日一双解放鞋、一架烂单车，出没大街小巷、山丘平湖，寻找他心爱的宝贝。积久，就有了这几十篇文章。他对我说，得赶快印出来，好多文章都被别人盗用了。

虽然讲的是陈年旧事，但是高文并不晦涩难懂，而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读了他的文章，你会从心底里感叹：荷！原来澧州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

感谢高永南，你让我们作为一名澧州人而骄傲！

赵绪清

2007 年 10 月于明德国诚意楼

穿越时空的对话 序二

余章贵

泱泱中华，文明古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沃土上，古迹古物璨若群星，时而爆发，时而沉默，以各自独有的方式，追忆、编织、绚染着中华民族灿烂与辉煌的往昔。津澧大地，兰芷芬芳，层出不穷的遗迹古玩，悠远绵长的陈年往事，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平添了无穷韵味与魅力……执著地奔走在一条艰辛遍布、苦乐参半的路上，永南兄，以一本墨香四溢的文集，与那些往事越千年的物什，不声不响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穿越时空、直抵历史的深刻对话。

屈指算来，与永南兄相交相知已三十年有余。三十年沧海桑田，三十年星移斗转，昔日的青春年华已变为今朝的鬓斑发白，不变的，唯有历久弥醇、历久弥坚的友情，唯有永南兄那淡泊名利、孜孜追求的赤子之心。

“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忆往昔，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永南兄便钟情文史，深得师长青睐。大学中文专业毕业后，永南兄又乐为园丁，执鞭传道授业解惑三十余载，育得桃李成绿荫，门生遍天下，而矢志不渝，无怨无悔。执教之余，永南兄忙里偷闲，或咏志，或抒怀，或证史，或论今，无不泼墨成文，时有佳作见诸各大报刊。同窗好友获悉，心甚慰藉。

近几年，永南兄更是负重罹之身，怀凌云之志，视磨难坎坷如泥丸，课余饭后，骑一破旧自行车，遍寻澧州古迹，尽访乡间野史，奔波数载，踏遍方圆数百公里，阅尽津澧大地六千年旧事遗史，终缀成集，付梓印刷，其人其事，既感人至深，又令人汗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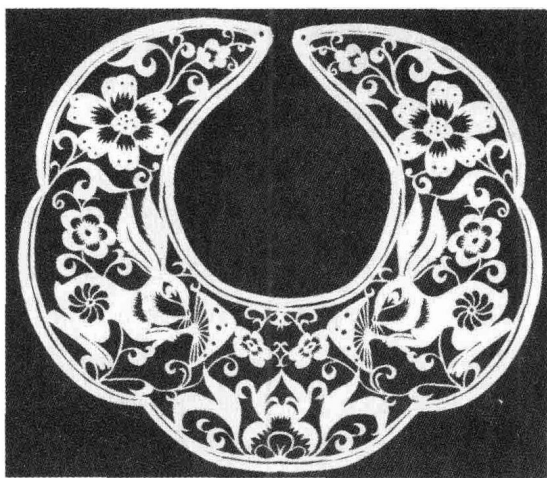
“读到会心处，掩卷忽而笑”，文集《古城·墨池·书院》，堪称九澧大地一部深厚的人文史册、丰饶的风土风物史册，澧州古城墙、蜚云塔、多安桥、余家牌坊……大凡古今澧州的馈赠，

无不在其生花妙笔、拳拳赤子情中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亦可誉为一部和谐社会建设中治学、为人的哲理论著，凡文中所涉之事、之物，无论距离远近，无论时间久暂，无论繁琐巨细，永南兄必再三考证，核实入辑，体现其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和高风亮节的为人品格，其治学之真、为人之诚，其书之内涵和书外之精神，于我辈，于来者，均大有裨益。

时风不古，浮躁如斯，唯愿更多的人，如永南兄般，宁静淡泊，沉潜下来，完成和历史、和社会、和人生、和魂灵之间的对话。亦愿更多的人，在阅读中、在对话中收获人生的真谛。

是为序。

二〇〇七年金秋



小儿隔涎围脖

陈章武剪纸

澧州古城墙纪略

打开澧阳平原史前遗址分布图，文化遗存星罗棋布，已发现发掘 300 余处，堪称全省之最，且时序连贯，50 万年间文化链接无多缺环，虎爪山、鸡公垱、乌鸦山、十里岗、彭头山等遗址为文化时代序列的典型代表，更有目前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城头山古城址以及把稻作农业大大提前的“八十垱古稻”。经五帝历夏商周跨春秋战国越秦汉两晋，各个时期均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或史志记载，它们是澧县有史以来之所以屡为路、府、州、郡治所重要而丰厚的历史铺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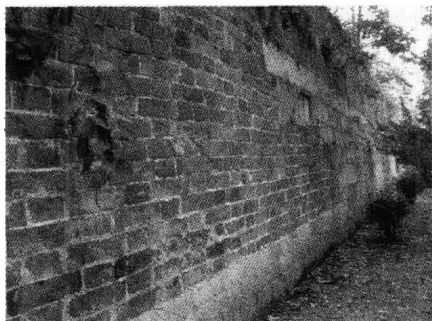


太平庄松州城遗址

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敬帝绍泰元年（555）始置澧州，纳今安乡、石门、临澧、津市、澧县、张家界市及桑植和湖北鹤峰、公安、松滋三县部分地。《直隶澧州志·城池》载：“州城自隋以前无考。隋改澧州为松州，筑城州河南，唐宋迁徙无常。”唐宋以前，澧阳平原除众多小山岗台地外多为泽国湿地，地势远比现在低洼，即使到明朝也比现在普遍低 1.5 米以上，明蕃华阳王府邸墙体及后花园最底层甬道路基没入地下近一人深，这还是筑城后，为数不太多的溃城泥沙淤积所至。所以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选址虽地势同样低洼，但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澧水南岸太和村一带（今澧南乡广福村太平庄周遭，遗址尚存，笔者前不久考察，曾于路边土坎上发现不少古陶瓷片）筑城，史称松州城，一直到唐中叶此地均为松州、澧州、澧阳郡驻地，前后达 150 余年。唐初，曾在地理位置相似的今津市市新州镇建澧州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刺史李泌更筑城池，是谓新城，“后刘福通之乱，城遂废。”据县文物处考古队考证，市三中西侧铁路堰西南不远处现还残存一段夯筑古城墙。

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敬帝绍泰元年（555）始置澧州，纳今安乡、石门、临澧、津市、澧县、张家界市及桑植和湖北鹤峰、公安、松滋三县部分地。《直隶澧州志·城池》载：“州城自隋以前无考。隋改澧州为松州，筑城州河南，唐宋迁徙无常。”唐宋以前，澧阳平原除众多小山岗台地外多为泽国湿地，地势远比现在低洼，即使到明朝也比现在普遍低 1.5 米以上，明蕃华阳王府邸墙体及后花园最底层甬道路基没入地下近一人深，这还是筑城后，为数不太多的溃城泥沙淤积所至。所以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选址虽地势同样低洼，但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澧水南岸太和村一带（今澧南乡广福村太平庄周遭，遗址尚存，笔者前不久考察，曾于路边土坎上发现不少古陶瓷片）筑城，史称松州城，一直到唐中叶此地均为松州、澧州、澧阳郡驻地，前后达 150 余年。唐初，曾在地理位置相似的今津市市新州镇建澧州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刺史李泌更筑城池，是谓新城，“后刘福通之乱，城遂废。”据县文物处考古队考证，市三中西侧铁路堰西南不远处现还残存一段夯筑古城墙。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州治移至澧水北岸（今址）。宋建



城墙

炎四年（1130）因钟相攻入州城，迁治于今仙眠州南岸，以竹篱为城，号称竹城，并寓治于陶家市山寨（址无考）。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又徙治于新城，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倪文俊攻占澧州时，治毁。明洪武初年，澧阳平原地势淤积渐高，治所再度迁入

现城址，总督肖杰率士民垒土为城。至成祖永乐二年（1404），国泰民安，经济复苏，渐臻繁荣，更土城为砖城，“甃以砖，高一丈五尺，上加女墙，周长九里十三步，外有壕。”明末因水患而补修加固三次，墙体上现存块头稍大、色浅而风化较重者为老城砖。遇仙楼西侧下层五十来米、南门左右及二牌楼一段下层墙身应为明末或清早期所筑。月台（古城东门之“月城”，或称“瓮城”）北侧城堤上一段民居墙体上还嵌砌明末督修城墙记事碑残体两块，字刻清晰，可辨读“崇祯十二年菊月（农历9月）”、“督官，粮官”等字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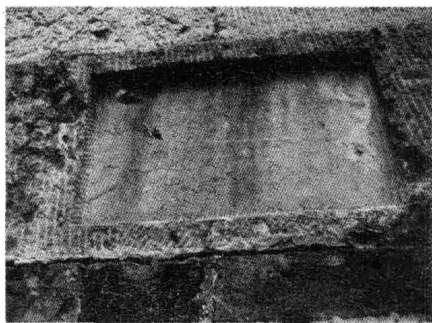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知州宋永穆置澧阳（东）、兰江（南）、石慈（西）、金穿（西北）、松滋（北）五门。乾隆二十六年（1761），知州锡尔达重修城垣，五城门分别更名为荣绣（东）、晏澧（南）、澹江（西）、金牛（西北）、清风（北），又在东门至南门适中处建小南门，以方便薪水。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同治六年（1867）先后十次修复城垣，但墙体上留下记事碑（砖）刻只有三次。“道光二十一年，育婴堂前倒阙城身数丈，州牧延禧捐修”，此次留存两处碑刻（兰江公园内），文曰：“闾澧士民客商遵延禧宪示倡捐重修育婴堂下首石城正身一段长十三丈有零高一丈四尺有余底宽三尺面宽二尺四（面水城砖石条）……自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九日起工至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告竣计石垛二十四个。”

同治元年六月“蛟水大涨”，城体六处溃决，州志记：“又金牛门至大西门三凰山后膨胀城身三十余丈”。2004年县一中修建

塑胶运动场及观礼台，1.5 米以下土层中可见那次墙体溃决冲刷下来的泥沙、城砖。靠近一中科学馆主楼的外城墙修补痕迹依然在目。三任州牧接力筹款督修，一丁忧去职，一殉职任上，接任廷贵并于州境内慈利、永顺县等地广为劝募，再次兴工建造。现存遇仙楼西侧墙身石刻记载东门一带修复：“廷贵宪示重修东门砖城……自同治元年冬月初九起至二年 月 日告竣”。另外这一带墙体上还多见“咸丰元年”砖刻，《州志》载：“道光二十九年，东门遇仙楼右石岸溃数十丈，城身俱塌，州牧吕裕安倡修，咸丰二年州牧张建翎告竣（道光三十年中换代改元咸丰）。南门西侧墙体还有州志上未曾记载“宣统元年”的修补痕迹。

城墙用条石青砖和桐油材料叠砌而成，基脚条石之间凿有束腰形深槽，浇上铁水衔接加固。墙体中间填土夯实，六座门均为单圆拱，并建有门楼，门楼前护城河上架有吊桥。同治大修时，城墙上有了垛口 1142 个，垛宽 3 米，高 1.7 米，厚 0.7 米，另还修筑了十二座炮台。至清末民国初，城体尚属完整，门楼俱在。

《直隶澧州志·澧州治图》、《澧县志·1949 年县城图》均可见古城旧貌：大街小巷纵横交错，楼堂庙庵公署衙门商铺酒肆书院民居鳞次栉比，古城内外八景交相辉映。而它们的保护圈——城墙从遇仙楼北折经东门（月台）至敌楼拐（县供销社宿舍东侧，这一段百十来米大部残存），再往北偏西百余米后西向经面粉厂南侧至北门（步行街西街口）。过煤炭山、万寿宫（人民医院以北），古金牛街北侧再斜穿现纺织厂西区（原一叶庵、一叶小学东北侧）



城墙碑刻

到小西门（金牛门，此处一水塘原护城河边现有一小石拱桥残存），再走省蚕科所养殖场东面经县一中西侧到大西门（排水闸附近）直抵现存一段 1200 余米老城墙连接遇仙楼。民国时期，因水患战乱，城垣损毁，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澧、澧、涔三水齐发，城破堤圯，损失惨重。三十二年东门、大西门城身遭日军轰炸，数处被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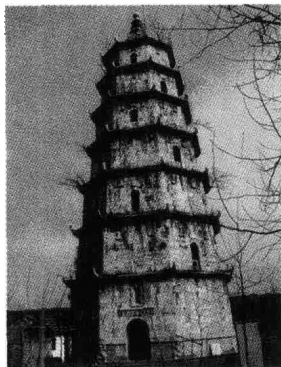
1950年10月至年底，县政府主持整修敌楼拐至大西门城墙，加高0.5~1.5米，后又多次修补，水患乃止。1973年澧水河改道，古城堤西、北堤段逐年平整，修建公路、街道、厂房和住宅，加之澧水大堤县城段南移，旧城墙防洪功能日渐消失。现存大西门至敌楼拐以北1300余米长的东、南城垣得益于1950年城墙内外筑土防洪保护至今，现已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城墙上始建于宋乾道年间的千古名楼——遇仙楼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它和它以北至敌楼拐的一段残体城垣及残存“月城”急待保护修复。另外小南门一带墙身上密布的砖雕字样：“太”、“太平”、“一元”、“元丰”、“仁和里人口”、“九中所”等也期待古建筑爱好者、行家猜想考证。（与周用科先生合作）

《常德日报·澧县周刊》2006年4月12日



城墙下的老房子，门前为柴、煤码头

延芳揽秀蜚云塔



宝 塔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8年）贵州贵定进士安佩莲公赴澧接任知州，下车伊始，召集士绅谋划政事，有人进言：“澧有三大工：志也，塔也，桥也。志阅八十年而未续——乾隆十五年（1750）知州何璘公领修完成《澧州志林》——，塔经二百载而未成，士民望修尤亟。桥固宜修，现有渡，可从缓，且费巨，而工难兼营。请先修志、塔，而后及于桥。”三者关乎政事、文运、民生，分轻

重难易，众人议定，续志、修塔并举，分工行事，安公统筹。

话说古澧州地势西北多山，东南多水，堪輿家曾言：城东五里许，涔、澹、道、澧交汇处，地势平，宜建塔，峙东南，壮形胜。又民谣曰：唐宋上下，代出英杰，明清以降，人文不昌。所谓：人以地杰，地亦以人灵。更有“要得澧州风水转，宝塔立在河中间”之说广为流传。所以明代天启初州人吴征芳公邀集众人在此择高地修造砖塔。建至第三层，因匪警频繁而停工，后不久在其上支建简易木阁，以待太平时拆阁续修，但这一耽搁就是170余年。

嘉庆十五年（1811）成都举人谢攀云履任澧州，其时木阁已朽，砖级已塌。青庵公深以前人见识为然，慨然接受诸士绅改建石塔之报请，于到任当年秋九月动工。不料，刚建两层多青庵公因丁忧去职守制后调离，后两任知州因种种缘由没顾及前任半途而废的修塔之事。直至二十二年（1818）贵州贵定进士安佩莲公到任，天遂人愿，年丰民裕，



门厅

安公欣从众议，亲董其事。翌年春三月，续修动工，是年冬十月告成。安公在其《续修蜚云塔碑记》里欣然描绘道：“合尖后，峥嵘突兀，文笔摩空，左关右彭，南澧北澹，山水灵秀，蜿蜒奔赴。盖自吴创之，谢因之，阅百八十余年，而始获此巨观也。”

187年前的蜚云塔，远不是现在孤零零样。《直隶澧州志·蜚云塔》图景：塔前是单檐歇山顶拜亭，亭前两侧各建近十米佛塔、碑亭；塔后是二层重檐歇山顶“三贤祠”，供奉楚诗人屈原、晋尚书车胤、宋文学家范仲淹。塔身坐落在两层台阶基座上，



旋梯

周围砌雕饰石栏。其它如字藏、客座、花圃、庵房等一应俱全，大门为牌坊式建筑，周遭建游廊式围墙连接三贤祠，整座建筑群呈长方形，格局与现存文庙近似。建筑外围还筑有土堤防洪圈护卫，又用剩余资金就近购置田产作为塔寺香火费。

蜚云塔平面呈八边形，七级，通高33米，底层直径13米，高6米，往上各层高递减，顶层高3.2米，直径7米。除一层仅辟一门供进出外，其余六层均辟四门，门顶呈拱型，内有旋梯可攀登至上。全塔用石灰石条石砌成，腰檐用扁型方石叠砌。塔顶为攒顶式，上置葫芦瓶式宝顶。

塔身内外佛像、花卉、书法雕刻较多：底基转角处，八大力士浮雕手举肩扛将塔底托起，力士高1.3米，个个袒胸裸腹，姿态各异，栩栩如生。门楣、门道均雕刻大小不一的佛像，并辅以梅菊等花卉配祀。塔身外二层以上佛像均为州人善士出资镶嵌，如二层南四尊雕像左侧刻有“汤继国敬刊，嘉庆辛未穀旦立”字样。另外二层四门门楣上雕刻：迴澜、毓秀、耸翠、配峰，应是方圆数里之内景观的描摹，引人注目。

塔底层大厅神台前的门柱上刻有联语一副：西天佛济流千古；南楚文风冠九澧。呼唤佛佑澧州，天降文材。顶层中心立有红色寿山石四棱石柱一根，支撑宝顶。四方刻有文字：东方，皇图巩固；西方，文运光昌；南方，嘉庆二十三年知澧州直隶州事贵定安佩莲率闾州士民重建告成；北方，皇清嘉庆十六年知澧州直隶

州事成都谢攀云率阖州士民倡举重建。遗憾的是，前些年遭遇雷击，立柱上部被劈破一大块，塔顶有垮塌之虞，幸赖善士吴老九自愿出资延请泥水匠修补，只可惜工匠技艺粗放，修复部位不甚美观，且抹去上部若干字刻。

第二层南面墙体上方有安公亲笔题诗字刻：

嘉庆戊寅岁次蜚云塔落成志喜

迭石凌霄汉 凭高接斗枢
文澜回九澧 砥柱屹双湖
自昔留遗址 于今起壮图
万年培士气 联布入云衢
赐进士出身诰授奉政大夫



知直隶澧州事贵定安佩莲题并书

诗之主旨：传承先贤精神，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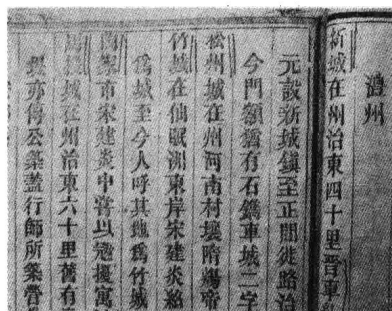
顶 柱

育读书风气，祝祷澧州钟灵毓秀，文运久远，期待家乡延芳揽秀，人材蔚起。

塔前现遗存古碑刻两块：一为安公亲撰《续修蜚云塔碑记》，下部有断裂后接缝修复痕迹。一为修塔捐资人姓氏碑，基本完好。此碑为澧澹乡原负责人肖梁成先生退休后组织人从沿河村一处沟渠上抬回。

志、塔二工均在道光元年（1821）修、建告成，接下来，安佩莲公他们又要筹划续建多安桥了。（与周用科先生合作）

《常德日报·澧县周刊》2006年2月22日



澧州志记载：松州城、竹城、陶家市、马援

《澧州古城墙纪略》

（《澧志举要》、《直隶澧州志》旧版资料由县档案局提供）

多安桥 风雨沧桑 200 年

澧水系澧水一级支流，九澧之一脉。源出湖北省鹤峰县，经石门尖峰山、干溪沟，临澧孟家岗、谭家坪，在御史桥（州西三十五里，明御史黎耳庵修）进入县境，继经宝宁桥、徐家坪、桃花滩至澧阳桥（州东北三里，明华藩建）。再东南分岔，南支经多安桥出黄沙湾注入澧水。1957 年冬临澧县开挖南撤洪沟，澧水上游改道新安注入澧水，下游澧阳桥堵口建闸防澧水倒灌，1958 年临澧在官亭塔又建中型水库一座，拦截澧水百余平方公里集雨面积，再加上 1973 年本县澧水黄沙湾堵口，1975 年临澧澧县分别平废填埋部分河段，少量水流南北撇分，排入澧水后河，至此澧水面目全非，名存实亡。



多安桥

但这以前，“此水实南北要津，冬涸夏涨，涨则湍汹船簸，渡者惴惴”，“一棹如叶，行旅患之，更不便于邮传”。清雍正年间曾兴工建桥，但因工程浩繁花费甚巨未成。乾隆丙午年（1786）州绅彭宗亮倡议募捐建成平板石桥，桥名澧江，后被大水冲毁。众人畏难，彭公再在现址独力改建，更名绣水，已建成高八尺桥墩九座，终至财力不支而辍工放弃，不久竟抱恨终天。

嘉庆二十二年（1817）州牧安佩莲莅澧视事，“一迫于民望之甚切，一乘乎时势之必需”，遂邀集众议，群策群力，初步议定：旧桥墩加高，另添建三墩，重砌码头，仍建平桥，如此费工较少。而后有“老成者”建言：昔因桥身低，不足泄洪杀水势，所以容易垮塌。应由旧桥墩架拱，拱高须一丈五六尺，高出两岸堤坡，两边逐拱渐加，至中拱约高二丈许，势如长虹飞架方能泄洪顺溜，而桥身无损。此议甚佳，只是修建费用则数倍于平桥，资金缺口巨大，筹措无方。一时进退两难，计无所出。嘉庆二十

四年夏多赉守道（观察）履任，下车伊始。问明其中缘由后，极力赞同第二方案并支持工程立即上马。

于是多、安二君“共矢（发誓）神明，派执事，定章程，计工定价，分路劝捐。各备资斧（旅费、盘缠），轮流赴局，矢公矢慎，各勤乃职。州人莫不乐输（捐献）恐后焉。”于己卯腊月（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正式动工，多、安二君身先士卒，随时出入工地，“核其工程，稽其出纳，钱不经手，事必经心，奖劝董（监管）率（带头），毫不敢懈”。工程历时一年又半，至辛巳（道光元年）仲夏大工告竣。

全桥长六十六丈（198米），宽二丈四尺（8.7米），共十一孔。中间石拱跨径五丈（15米），高三丈二尺（10米有余）。其余两边孔跨径与高度递减。拱桥石墩砌成舟形，并从下往上呈台阶内收，形成梯型尖状。桥两边砌镶石栏，桥头各竖石牌坊一座，又立石碑共二十块，刻记首倡官绅及乐捐者姓氏。桥中央建亭阁一座。《直隶澧州志·多安桥八景总图》绘有其雄姿及多安桥风光带“山环水绕，万千气象”：



古时的多安桥
桥东兰江渔歌悦耳，桥西南奎星阁、水月禅林钟声悠扬；东南宝塔屹立，云潭倒影变幻；龙口水天一色，茗帆片片；仙眠竹屿，翠竹婆娑；远处，关山烟树，彭峰叠嶂，遥遥相望。桥后背倚州城，城垣巍峨蜿蜒，东门城楼高耸，门楼内外商贾、游人如织。

士民称颂多、安二君仁厚爱民，造福一方百姓，请易澧江、绣水旧名而名“多安”，二君辞以“不过尽守土责耳”而不从。众人复进言：非二公督率之善，指示之详，岂易至是？且始名澧江，继名绣水，究之两修未就。又推演扶乩谶语“乱石森森积水隈（wei 山水弯曲处），经营两次半虺隤（hui tui 半途而废），欲知巩固题桥日，连夜加冠待汝来”。“连夜”者，“二夕”也，为观察之姓。“加冠”者，俗说“字”之宝盖头也；“待汝”，汝去水为“女”，则合州牧之姓。“二公来，桥始成，桥千古，二公亦千古，天然凑巧，确不可易。”观察、州牧只得顺从民意，于是便在桥中央拱壁顶部两边分别勒石题名“多安桥”。